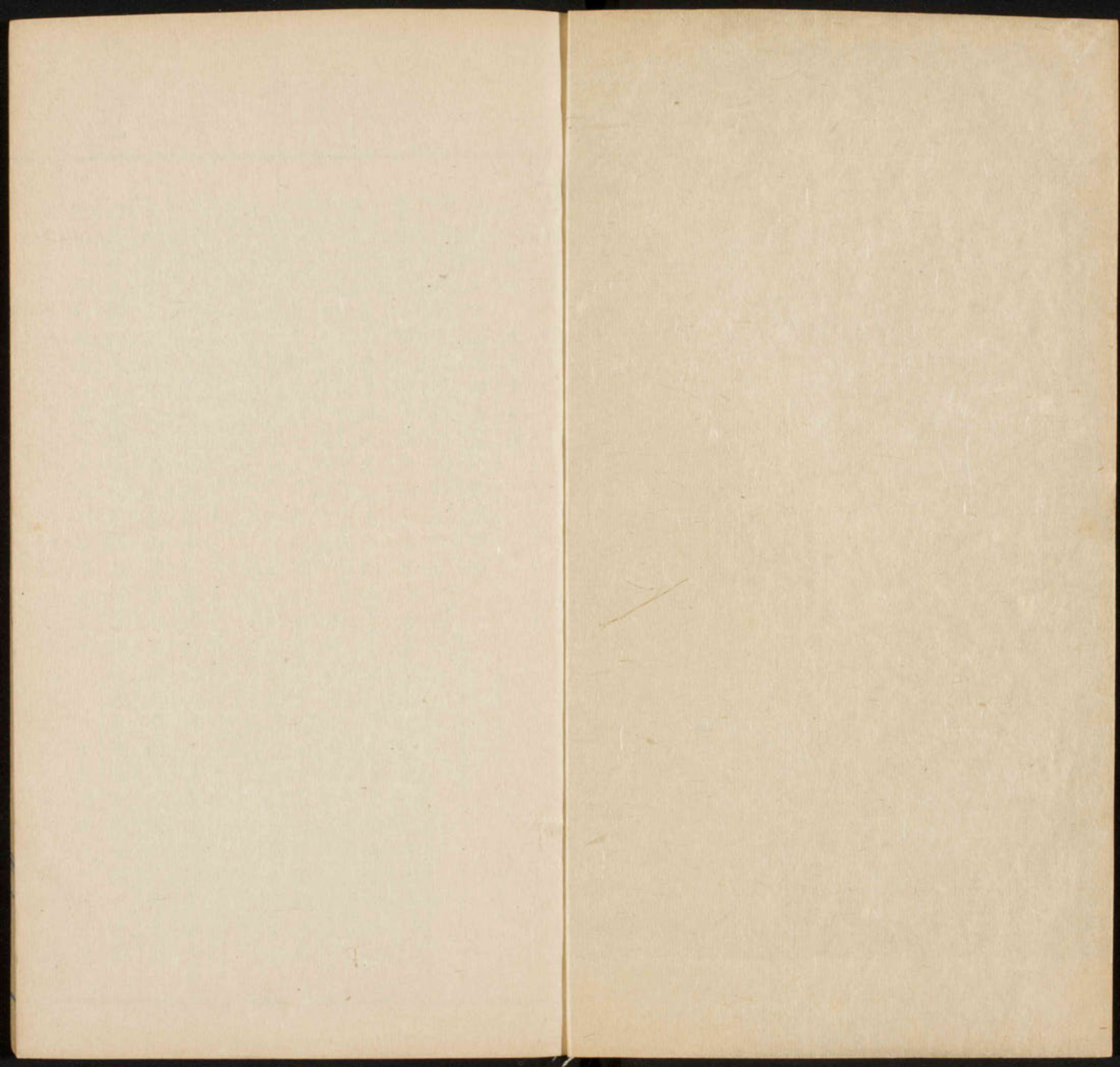


|     |
|-----|
| 234 |
| 3   |
| 4   |

準  
貴



述而第七 凡三十九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若天德而道之

子曰志於道而學於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子曰其行己也

論語鄭氏義卷四

述而第七 凡三十九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注老老聃周之太史彭祖

釋文。禮記。詩。匪風疏。曾子問疏。因學紀聞七。

案鄭云云者史記曾子問老聃云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

被疏引此注下云未知所

出乃疏語陳鐘是老為老聃也史記老子列傳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蓋即號也索隱曰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為柱下史蓋

單行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詳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

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

周守藏室之史也

即藏室之柱下是也

史記老子列傳多作疑詞汪先生中作老子改吳據曾子問及孔子世家謂為周守藏史者名聃本傳所云孔子通周

也問禮者是也據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仲尼弟子列傳漢書藝文志莊子外物篇謂諸孔子去子之臚色與多欲慙心

案鄭云云偽之解者此釋稱我老彭之說極託中庸任者人也注云人也請知相人偽之人匪風疏云人偽謂以人意尊偽之也蓋漢時謂相親為人偽者子向叔為上時人偽之見也此釋我老彭不是相親之說云人偽之辭也今之說云老聃當為

史記楚世家集解索隱並引虞翻曰老聃



事好觀覽古籍以下略與大戴禮同是彭為彭祖也莊子釋文引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為守

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錢音翦一云即老子也案彭祖為周柱下史於傳

無徵云八百歲於呂覽亦不合孔廣森謂彭祖彭姓之稱也彭姓諸國大彭承津諸國別為丹人先姓大彭非實錢不死也其說特與古異陸氏又牽合老子為一人非也集解包曰老彭商賢大夫好述古事我

若老彭但述之耳以老彭為一人蓋以大戴禮及呂覽皆稱老彭故不分老為老

聃也鄭不然者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許來哲呂通情師古注謂彭祖老

聃預班氏論語之學由班伯受自張奐蓋堅遠在鄭前已有此解是舊傳此義故

鄭從之也邢疏載王弼義亦與鄭同宋翔鳳曰蓋老彭二人為高周之史官而老

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太史主傳述之事此言當為

修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即竊比之義也余謂客古經解鈎沈載鄭注彭

彭咸也云出文選注八瑜案雜駁經注無此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案鄭云云者此釋何有於我哉之意言人無我有以已勵人欲人自審此三行何

者有於己也云無是行於我者邢疏謂他人是也云我獨有之者本篇云抑為之

之不厭誨人不倦孟子引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是也

子之宴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案鄭注已佚集解作燕居此燕作宴者據釋文後漢書仇覽傳注引此經文作宴

與鄭本合攷說文八部宴安也从宀晏聲則宴是本字古經傳享宴字多假燕為

之一切經音義七云宴石經為古文燕同馮登府曰此當指漢石經而言疑作燕者為古論字作宴者

為齊魯論字也臧輔堂疑齊魯論宋翔鳳疑齊論二者未知孰是集解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鄭注雖不傳攷詩

卷阿箋伴與自縱弛之意也疏引孫毓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據此

則鄭義當與馬同中有舒義天不得為舒者詩月出第三章舒舒天昭舒舒舒舒舒之姿也則天舒亦舒之安可知是天有舒義也但詩天字與音玉引之曰古之字義不隨字音而異也

據於德

案鄭注已佚邢疏云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文與此類鄭注云德三德也一曰

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

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

德中和之德履疇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

時者也說命曰遷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瑜案少儀疏云大

但彭祖始生時年七百有餘歲則其年當在仲子十世時國內亂故云來其年也或來在後猶四百餘歲

司徒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知此依於德非六德者六德所以教萬民而三德所以教國子此經云士故知是三德也據彼疏所言此經雖不言士亦是為士之事則鄭義亦必以為三德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注**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書延篤傳注

案鄭云然者此以年十五解自行束脩也知義然者曲禮童子委贄而退疏云童子未成人不敢與主人視禮故委贄其贄於地而自退辟其贄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此鄭義也內則成童注云成童十五以上是自行束脩以上謂年十五以上也束脩為贄與羔鴈雉匹為類是脯可知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疏云束脩十脰脯也又檀弓束脩之問不出竟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皆同此解邢疏所謂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脰脯也是也但集解用孔說與鄭義異邢氏以鄭義釋孔說非其理矣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據書秦誓疏云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是孔義不以為十脰脯也案鄭若以前論語束脩並無自結髮束脩年十三章得宿衛給事策數之下陳崇稱恭功德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麗之時後漢書鄧太后詔故能束脩不獨羅網伏湛傳自行束脩託無毀玷延壽傳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鄭均傳束脩安貧劉棻傳太守為言束脩至行及馮衍說說永云大將軍之事並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又李固云王公束脩屬節賈堅云吾束脩自五若何忽相謂得此皆當如李賢後漢書馮衍傳注云約束脩身劉毅傳注云謹束脩潔者得之二訓與孔說不遠當是齊魯經師之義而賢於伏湛傳注則同鄭於延篤傳注則同孔而又引鄭說於下亦其說也唯補衛顛子碑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何充薦虞喜疏束脩立德誥首安貧疏以年言乃同鄭義而後魏書儒林傳劉歆之謂學者曰束脩不易受之亦難則指贄言用鄭義也王肅好與鄭違其偽造家語本姓篇云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亦故與鄭義異鄭不然者以束脩為贄經傳既有明徵而孔解以上二字義復不了故必易其說也邢疏要以鄭義解孔說又不深究鄭義妄謂束脩為之蓋見其詳矣大戴禮保傅篇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盧注云束髮謂

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據景宣此言入學有早成晚成之異則孔子年十五而志於學及此之十五而來求誨其皆早成者與云年十五以上則年十八二十者咸包之矣二十而冠莫學見於君遂以學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則學用雖不用束脩也宋翔鳳曰十五為成童乃行束脩則十四以下不得用摯凌先生曙曰庶人之子十三入小學在里塾故不在束脩之數其說皆是也必以束脩為摯者士相見禮注云贄釋音同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宋翔鳳曰夫羔取其善羣鴈取其候時雉取其耿介鷺取其不遷束脩者以成童之年當束帶以自脩

飾故有取乎束脩相證益明未見乖異宗意蓋欲為孔鄭之調人故有此說義亦通也然即如此言鄭義能包孔孔義不能包鄭則鄭說之可貴益足見已吾未嘗無誨焉

**注**誨魯讀為悔字今從古釋文

案鄭云云者易繫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釋文引虞作悔云海恨也是悔與誨通故魯讀誨為悔也讀誨之義不可必知然本篇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讀作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據彼證此則亦悔恨之意耳悔恨者因過而悔恨也自行束脩以上當據聖躬而言言自行檢束脩飾以來猶不能無悔恨甚言無過之難也故曰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集解孔曰則皆教誨之是古文作誨也作悔義雖亦通然既據經傳而得束脩之解則作誨義為長故改從古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注**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集解。史記。世家集解

案鄭云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為說之者此與經文反覆相明也不憤悱不啟發是必待其人心憤悱乃後啟發之也云心憤憤口悱悱者

此以心口別憤悱之異說文心部憤懣也心貴聲無悱字文選嘯賦注引字書

曰悱心通也錢坫曰疑即悱字玉篇云悱意不舒治也義實近是瑜案說文悱鬱也意亦同云為說之者此即釋啟發也云如此則識

思之深也者此釋所以不憤悱不啟發之意也蓋凡人之為學求之不切雖得而易忘得之既難則守而弗失故待憤而後啟則識之深待悱而後發則思之深也

云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者此釋所以不復之意也云說者承啟發而言之也隅者即室中以為譬室有四隅爾雅釋宮所云西南隅

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窻是也四隅舉一尚餘三隅不舉者欲其人自思其類因一知三也其人不以三隅反思其類故不復重教

之為無益也重教之即釋復字義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注**助哀感也御覽卷八百四十七案鄭云云者此與檀弓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同史記外戚世家言左右

助皇后悲哀是哀感可言助也集解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何意亦與鄭同特小變其說耳邢疏云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飢而廢

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其義亦相成也

物亦有四隅檀弓精  
案丹寶瑛結於四隅  
注云建禮之四角是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又曰禮哭日不歌注哀未忘也疏引禮云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鄭此云哀未忘也則非日之朝亦得歌也但非以還其日晚不歌耳亦得會是日哭則不歌是先哭後乃不歌也亦其義也

案鄭注已佚攷檀弓吊於人是日不樂注君子哀樂不同日下即引此經文為證又周禮女巫疏引鄭志答林碩曰論語云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則鄭義亦約略可見集解何曰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哀於禮容如何此言則是由畏瀆於禮容始復勉強自制然則歌哭悉不由中哀樂皆可偽作矣豈所以論聖乎其義非也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不嫌歌哭竝施者彼疏云此歌為憂愁之歌是也與此歌為樂而歌者異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集解。史記伯夷傳集解

**注**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案鄭云云者經但云可求故為言其所以可求也經祇言富注兼言貴者便文耳知執鞭為賤職者邢疏云案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時卒辟車之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瑜案秋官尚有朝士中士六人率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亦執鞭之士也錢坫曰地官司市凡市入則齊執鞭度守門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為長瑜案齊乃庶人在官者非士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注**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集解

案鄭云云者邢疏云子而拒父惡行之甚時孔子在衛為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其友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云衛靈公逐太子蒯瞶者案左傳定十四年蒯瞶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在傳曰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者亦哀二年春秋文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春秋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瑜案石曼姑圍戚在哀三年史記孔子世家自楚反衛在哀六年問與圍非同時鄭推本言之耳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仁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案鄭注已佚集解賢仁作賢人此作仁者據公羊疏徐氏多存鄭義知鄭本作仁也公羊哀三年注引此文疏曰云入曰至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按按云父子爭國惡行徐乃言非義之高者此順何注公羊之文言之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依何注仍作人也者言



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解蓋指鄭君之解上所謂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者是也

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於首陽然則怨周王乎云求仁至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為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

周王乎此皆正鄭義也集解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怨乎鄭不然者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父王

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

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據此則讓自讓餓自餓兩不相蒙明矣如孔之言則似因讓而餓違失事實以此云怨怨將誰歸

故知怨當為怨周王也但子貢之語本對爭國而發怨乎一問似仍宜主讓國而言而得云怨周王者不敢正言故不妨推究終極以迷亂其指也

出曰夫子不為也

**注**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集解論語集注案鄭云云者公羊哀三年疏云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

飯疏食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疏食菜食錢坵曰案此謂粗糲之食非菜食也儀禮喪服

傳云既虞食疏食飲水既練食菜果飯素食注疏猶糲也糲即粗字說文云粗疏也鄭以粗釋疏許以疏訓粗明疏即粗矣詩台受彼疏斯釋箋云疏糲謂糲米也米之卒糲十稗九

九升又去為八升又為侍御七升故疏為最粗粗字從米米之疏者曰粗既虞疏食既練素食虞深而練淺是

疏食深而素食淺矣康成謂素食素猶故饒平生時食又一義瑜案上云食菜果故以復平生時食解素食若單言素食則亦可以菜食解之也漢書王莽傳莽每

有水旱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詔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瑜案即公

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據此則菜食即素食素食者特不食肉耳是不得同疏素矣錢以鄭義駁孔其說是也此疏字鄭亦當同糲訓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注**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集解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注**魯讀易為亦今從古釋文

案鄭云云者惠棟云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數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說文以學為數之重文數與學同字也易得讀為亦者馬應潮曰列子黃帝篇二者亦知張湛注亦當作易或古亦易字通是也鄭必從古者陳鱣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是作學易為得故鄭從古論何也是也集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未知鄭意然否邢疏謂孔子言此在年四十七時亦未審何據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集解。論語集解。案鄭云云者此經與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言相表裏故云不可有所諱也彼疏云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執文行事若有所諱則竝失事正故不諱也是其說也鄭以正訓雅者毛詩關雎序云雅者正也是雅為正也知正言為其音者左氏桓六年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諱辟也蓋諱則辟而別言其音如漢諱昭帝名弗字為不後漢諱殤帝名隆字為林之等皆是不正言其音鄭據曲禮不諱之文故知為正言其音也音義相連音移則義異故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也彼疏以臨文當此執禮者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釋其禮人蓋謂詔相禮事也則執之義猶掌矣但周禮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又小史大祭祀讀禮灋禮灋即禮書也一云讀禮書一云讀禮灋是禮亦須讀而云禮不誦故言執者彼皆先事預防恐有錯誤與此執文行事不同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注**言此者勸人學集解。

案鄭云然者邢疏云恐人以己為生知而不可學故告之是也

**子**鈞而不綱釋文綱音剛鄭本同。案陸云然者蓋當時本音剛說有作綱者故既又引鄭本以明之也。

**注**綱謂為大索橫流屬綱御覽八百三十四。綱元作鈞義不可通今據孔注酌改。

案鄭云然者說文糸部云綱維紵繩也引伸為綱目之綱邢疏所謂以繩為大綱用綱以屬著此綱施之水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綱則提其綱是也索與繩同故云大索集解孔曰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羅屬著綱義亦與鄭略同但云大綱不云大索則綱義不明且既云大綱下又云羅亦嫌複疊故鄭易之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釋文難與言絕句

**注**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集解

案鄭云云者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合縣故城古互鄉之地周學記開引王無咎說謂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

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因互鄉縣其城猶存闕若瑤釋地謂其不足憑是互鄉為鄉名也云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鄭意

實通一鄉而言陸德明讀難與言絕句是也邢疏引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

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違失鄭義此

特因緣舊疏喜其新說存之耳不知鄭意亦僅大判而言非謂一鄉皆惡且如彼

說則當云互鄉童子難與言方合不得云互鄉難與言童子也

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注**往猶去也人虛己自絜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集解

案鄭云云者古潔字祇作絜此據宋本集解作絜字唐石經亦同周興嗣千字文

絜扇圓絜義作潔是其證也邢疏云去後之行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去顧歡云

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為行未必能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道潔則與

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蓋亦舊疏之言其義是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注**司敗齊大夫釋文

案鄭云司敗齊大夫者釋文云鄭以司敗為人名此陸表鄭義人名二字非注文也而陳經

也名子者不以官然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固有以官名為人名者

矣齊大夫陳敬仲之後桓子始大成子得政司寇蓋其族也惠棟云古陳四字通故鄭以為

然而云集解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鄭不然者司敗名官僅見於楚左氏文十一年

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義本釋楚兼言及陳

者即據此孔注而說他無所見故鄭易其說也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注**魯讀正為誠今從古釋文

案鄭云然者誠正聲相近故魯得讀正為誠集解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

况仁聖乎是古論作正也鄭雖從古其義不知與馬同否案孟子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則不厭不

**子疾子路請禱**釋文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禱病則此有病字非

**注**禱謝過於鬼神仰覽五百二十九

而二之必鄭義不如此也

案鄭云然者說文示部云禱告祭求福也。示壽聲是禱本求福之祭。此因疾而禱，恐疾由過致，故謝過於鬼神，冀得疾愈，即為福。則謝過與求福，初無二義。但鄭本其實而言，故云謝過於鬼神也。猶後世之有首過矣。集解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但云禱請不言其故，故鄭易之也。

子曰有諸

**注**觀子路曉禱禮否

御覽五百二十九

案鄭云然者，此釋問意也。集解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邢疏探下注孔曰：子路失指之意，謂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反問子路。鄭不然者，不欲禱祈，無妨直言不假虛問，有無微言託諷，故知觀子路曉禱禮否也。

子路對曰有之。謂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注**誄求神之辭也。

御覽五百二十九。求福元作天神形近之誤耳。今擬改正。

案鄭云然者，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注鄭司農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疏云：此六辭皆為生人作辭，引論語者，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為辭，與哀公誄孔子意同。故引以相續，是誄為求福之辭也。

云求福者，小宗伯大祝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示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謂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此誄辭亦言禱，故云求福之辭也。小宗伯注字作誄者，古論字也。知者許君傳古文學所作說文多古論字，言部云：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从言，累省聲，重文譌或不省，是古論作誄也。集解孔曰：誄，禱篇名。孔傳古文字應作誄。譌今作誄者，蓋魯論作誄，何據改孔字以就之耳。此何氏之謬也。說文言部又云：誄，謚也。又言未聲，此與左傳義合。鄭不改從古者，以據依大祝作誄義，亦可通。故仍作誄以備一說。此鄭氏之宏通也。

子曰丘之禱久矣

**注**孔子自知無過，謝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御覽五百二十九。從漢書方術傳注。

案鄭云：孔子自知無過，謝者，此釋孔子終不許禱之意也。云明素恭肅於鬼神者，此釋禱久之意，言已不待疾而後禱也。云且順子路之言也者，此釋孔子不正言不禱而言禱久以拒之，是意雖拒之而言實順之也。集解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義未周備，故曰丘之禱久矣，故鄭易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注**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

釋文。集解。

案鄭云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者古湯與蕩通詩宛邱子之湯兮傳湯蕩也楚辭章句引作蕩云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地理志河內郡蕩陰縣師古音湯是湯蕩字通故魯得讀蕩為湯也坦湯段玉裁曰當為但湯攷鄭君所言魯讀之例一字異者僅舉一字一句異者全舉一句此條若僅湯字為異則當止云魯讀蕩為湯於義已足無假更言坦字此既連坦字並言之則坦字亦為異可知段氏之言誠非無見坦但亦聲相近字也魯讀亦通特不如古論義長故鄭攷從古也云坦蕩蕩廣寬貌長戚戚多憂懼者易履九二履道坦坦釋文說文云安也廣雅云平也書洪範王道蕩蕩傳蕩蕩謂開闢呂覽注蕩蕩平易也引詩魯道有蕩為證毛傳亦云蕩平易是坦蕩蕩有寬廣之義此以道喻故云貌也戚與憾通說文心部云憾憂也仄心戚聲此云長戚戚故為多憂懼也邢疏云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坦蕩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為咎過故多憂懼其義是矣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注**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

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

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

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

案鄭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索

隱引范甯解論語曰太者喜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是泰伯

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也世家又云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

季歷以及昌是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欲立之也云文王有聖人表者春秋元

命包曰文王龍顏柔肩望羊

若已有命則泰伯無須更避今云三讓故知未有命也世家又云於是泰伯仲雍

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

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吳越春秋云託採藥於衡山遂

之荆蠻是泰伯適吳越採藥之事也云太王疾者辭行采藥事必有因故知然也

世家又云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

注漢書以吳言

并案傳若子順德得文德本傳作得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集解用虞說作得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又易利上九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作若子德與並過本作君子德車周禮太卜三日咸涉注涉之言得讀若王德故人之德是其證也此後漢書下鴻傳注若子德與並過本作論及則稱本傳德釋文不言鄭本疑注家改字以應之耳

後漢書下鴻傳注引鄭注得作德案

向者夷語於齊猶言於越爾吳地記曰  
大伯居梅里在闕闕城北五十里許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

子弟仲雍立是秦伯殺太王歿而不返也季歷為喪主也云季歷赴之不來奔喪

者赴謂赴告左氏傳所謂不來赴者也鄭君此言諒亦有據特書籍散佚今無由

知耳吳越春秋謂季歷讓國於秦伯而三讓不受論衡又謂太王薨秦伯還王季

避世秦伯再遜王季不聽三遜曰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主此而斷髮文身亦不可  
用之義而傳會其詞王

季乃權受之彼皆臆說不足信斷髮文身即世家所云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也彼

不言免喪後者文略耳案左氏哀七年傳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則秦伯似無斷髮文身之事鄭知然者

子貢答吳大宰乃一時權宜之詞不可為典要其實仲雍賢人亦嘗見稱於孔子

何至如杜注所云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者則秦伯身後仲雍無緣為此而史

記又明云二人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其義為長故不從左氏而從史記

也孫盛不知此義謂與左傳明文相背斥為不經謬妄甚矣此三讓者秦伯皆深

晦其迹自處譏嫌本畏人知人亦罕識故云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

稱焉也不解以天下讓者地理志又云大伯仲雍奔荆蠻公季嗣立至昌為西伯

受命而王其義眾著不須解也三讓之義甚繁鄭最為得集解王曰秦伯周大王

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秦伯以天  
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王肅好與鄭違不信  
鄭說三讓之美又不能實指三者為何事而云秦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立文  
尤非也何氏弃鄭取王是捨周鼎而寶康瓠也其識陋矣御覽載晉孫盛周太伯  
三讓論曰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此特孫氏習  
聞鄭說故云顯然共見耳不知秦伯之讓當時實蔽隱不著故宮之奇諫虞假道  
且譏秦伯之不從杜注云不從父命  
俱讓適吳是也其三讓之至德自孔子始揭之其三讓之實跡至  
鄭氏始宣之烏得云顯然共見乎且孫氏駁鄭而其所解者乃云周之王業顯于  
亶父受命于昌秦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  
大美二讓也無允嗣而養仲雍之子以為己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  
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案前二說初亦不能出鄭之義唯後一說與  
鄭為異而實不可通夫秦伯之讓止以身與仲雍皆長有礙季歷之立潛身並去  
季得為君名位一定則不復可易雖有允嗣與周統無關况無子立弟史有明文  
養弟子以為後書傳未有其事而造此不經之語以黜有據之談乎又范成大吳  
郡志引江熙注云大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

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亦謬說也夫三分有二見於本篇文王受命載在無端  
逸高讓之舉由季有聖子而然史傳相承初無異說何與武王事乎諸說皆非故  
曰鄭最為得也  
慎而無禮則蕙

**注**蕙質慙貌也

後漢書班固傳注  
釋文

**案**鄭云然者

謂文無蕙字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惇注云惇與蕙同說文亦無

惇字汗簡引古論作蕙

說文亦無蕙字錢坫曰依義當是認認思之意荀子甚有

其認也此說近之蓋慎則思思之過則舉恐貽誤故質慙是蕙為質慙貌也集解

鄭雖不言畏懼義包之矣又選魯靈光殿賦注引蘇林漢書注曰蕙蕙懼貌

蓋就一偏言以集解蕙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其義雖通要不

如鄭之宏達也

直而無禮則絞

**注**絞急也

釋文口後漢書第五  
鍾離意傳論注

案鄭云絞急也者韓詩外傳叔孫絞而婉注絞切也管子侈靡篇至言往至絞注

絞謂急是絞有急切之義故云急也集解馬曰絞絞刺也望文生義無所據依故

鄭不從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

**注**啟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身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集解

案鄭云云者說文口部云启開也支部云啟教也此借啟為启故訓啟為開也手

足言開於義無取故知為開衾而視之也案說文目部又有啟字云省視也从啟

省聲則亦可與啟通鄭不從省視之訓者以訓開自通且包視義也論衡四諱篇

引此經啟字避景帝諱作開是魯論本作啟也說文言部諺下云讀若論語跖予

之足蓋古論假借字而跖字又說文所無故段玉裁曰跖當是啟或曰當作哆哆

猶開也是也曾子以下釋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之意云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

者此約孝經文也曾子嘗受孝經故以孝經釋其意也

後漢書崔駰傳注引父母全而生之亦  
當全而歸之義亦與鄭略同特彼後禮

記曾子之言為異耳李賢不言鄭注不知注者  
何人而論禮宗廟禮皆以為鄭注非也

孟敬子問之

案鄭注已佚集解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攻鄭檀弓注云敬子武伯之子名

捷則鄭義當與馬同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注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集解

案鄭云云者下云邊豆之事乃是禮之末務故知此道謂禮也道之訓衆故此明之攷鄭注禮記檀弓斯道也云道猶禮也注祭統此周道也云周道猶周之禮又注鄉飲酒義故聖人制之以道云道謂此禮是禮可謂之道也云濟濟蹌蹌者曲

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注云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衆介北面鏘鏘焉釋文蹌本或作鏘疏云大夫濟濟者濟濟徐行有節士蹌蹌者鄭注聘禮云容貌舒揚也云矜莊嚴栗者此即左傳所謂有威可畏也云順而說之者錢坫云詩曰辭之輯

矣民之洽矣辭之澤矣民之莫矣此言君子政教和說順于民而民心合定是也經但陳其事與效而不明著所由故鄭言此三者以補之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

是善事故云近也其義然矣

可以託六尺之孤

注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

邢疏。周禮大司徒疏。又鄭大夫疏。儀禮喪服傳疏。後漢書明帝紀注。

案鄭云然者周禮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

征之疏云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鄭注云云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

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

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是其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民者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

者或輕而不行詩疏。儀禮喪服傳疏。後漢書方術傳注。又張敬傳注。  
案鄭云云者詩靈臺箋云民者冥也疏云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疏傳。說民也。名號篇云民者冥也。是民之義取於冥也靈臺箋又云其見仁道遲此云其見人道遠

不同者彼序云民始附也故云其見仁道遲此經云不可使知之故云其見人道遠望文生義故不同也釋詁云由從自也展轉相訓由亦得為從故云由從也周

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施即設之謂謂若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

之之等易觀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九家易曰言先王德化光被四表有不賓之民不從法令以五刑加之以齊德教也是王者設教務使民從之也此釋可

賈經新書天以下為天  
民之為言也理也道之為言也  
也百也前即後字



使由之之義本末謂設教之意終始之端也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樂記云知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蓋王者馭世非經不立非權不行默運潛移疑於神化畏威懷德靡有異心倘人人識所由來則悠謬之徒必加褻玩故曰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也此釋不可使知之之義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由之訓用義出毛傳但如何說則當云不能使知之不當云不可使知之矣妄改鄭義其說非也書堯典疏引鄭堯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此唐人作疏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其說與此注義異彼以民見天道遠言此以民見人道遠言理得兩通故為兩解但此說為長故不取彼義為注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注〕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蓋使之為亂也

後漢書鄭太傅注西元堯傳注

案鄭云云者詩關雎序云上以風化下泮水云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甚懷我好音不仁亦可化而為善是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也左氏桓十七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弒昭公是若疾之已甚是蓋使之為亂也云蓋使者不仁之人本好作亂因疾之已甚身無所容愈加悖逆故云然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釋文易鄭音以政反

〔注〕穀祿也

文釋

案鄭云穀祿也者穀祿釋言文集解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學不可學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鄭不從者穀之訓善雖出釋詁而學記稱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又質有敏鈍功有遲速何得概以三年決其必善雖云勸誘非可欺誣脫或不克如期詎不阻其自進故易其說也釋文載孫綽亦同鄭解但綽音易為亦則當以變易立解與鄭義不同也錢坫曰不至於穀者不干祿之謂言不干祿之人不可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注〕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

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集解。史記十二諸侯表集解。文選七發注。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六十四

案鄭云云者此師摯與微子篇大師摯名同彼注以為周平王時人此知為魯大師之名者彼因禮樂自諸侯出散之四方而周室東遷政始微弱故知平王時人此云洋洋盈耳明是並世親聞故知是魯大師也經傳所稱師曠師慧之等皆大

師稱師故知此師亦大師也釋詁云首始也展轉相訓始亦為首故云始猶首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云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下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譜序疏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是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也說文乙部云亂治也義本釋詁孫炎爾雅注曰亂治之理也此云理其亂蓋亦訓亂為治理與治同耳下云洋洋盈耳則此必主樂聲而言故云魯太師摯識闕雝之聲而首理其亂也凌先生曙曰鄭以師摯之始闕雝之亂八字為句是也漢書郊祀志注云洋洋美盛之貌也故云洋洋乎盈耳聽而美之也

侗而不愿

注愿善也

釋文

案鄭云愿善也者集解孔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廣雅釋詁一云愿善也又鄭書臯陶謨注云愿謂容貌恭正周禮大司寇注愿慤慎也恭正慤慎皆是善行故書疏云愿者慤謹良善之名是愿為善也鄭不從者以此經狂侗慤慤言外貌直愿與信言內德表裏皆宜相符孔訓侗為未成器之人則是讀侗為僮僮之為義與狂及慤慤皆不類若如本訓則愿謹之義又與大兒不相脗合故易其說云善也

武王曰予有亂十人

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十人非。案唐石經論語初刻亦無臣字其有注臣字者必據謂後世因晉時所出大善以益之致尚書石經臣字亦為注耳因學統開列左傳亦無臣字

注十人謂文母周公旦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

書本無疏。左傳襄二十八年疏

案鄭云云者集解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其解十人與鄭同蓋先儒舊說相承如此故鄭遵用之也彼解文母在下此解文母居上者馬以下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故先數九人次言文母兼闕下義為文也鄭以既云文母則其為婦人可知而文母親武王之母不可居諸臣子之下故首舉之也又彼先召公後太公此先太公後召公者詩以周召並稱左傳言周公太公股肱周室義並得通但太公年德較優非召公所及理當居前故易其次也文母為武王之母武王得言予有者漢書杜鄴傳云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是也謂之文母者邢疏云文母文王之母大妣也變云文德之母疏云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邢疏云文王之后大妣從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者皆是也周公以下九人見於詩書左傳國語大小戴禮史記及他書傳者眾矣婦人而有治亂之才與此九人敵非文母不足以當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

釋文參本又作三。案那本作三不作參今不改從釋文者。鄭周南召南譜引此文亦作三疑鄭本元祿作三故仍之。

案鄭注已佚攷周南召南譜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楊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疏云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楊歸文王其餘莫青充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則鄭注此義亦當爾也

而致美乎黻冕

**注**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

左傳宣十六年疏。邢疏。

案鄭云云者黻玷曰案黻冕服之章也古天子十二章黻最在後專言黻者所以該衆章也左傳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士會卿也亦言黻者古黻上下通之凌先生曙曰凡冕自十二章以至一章莫不有黻故以黻該祭服也蓋以黻為黻帶之借假字訓黻為蔽膝也知者明堂位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黻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世彌飾也疏云易困卦九二爻辭朱黻方來利用享祀是黻為祭服也詩惟人疏云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廷則帶是配冕之服也采菽赤帶在股箋云帶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帶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疏云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時後

王易之以布帛帶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帶之元由也知冕服謂之帶其他謂之服鞞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鞞猶大夫以上有帶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鞞皮弁素鞞元端爵鞞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鞞配之則服冕者以帶配之故知冕服謂之帶士服皮弁元端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也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云云玉藻文彼論鞞此言鞞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鞞注此元端服之鞞者也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疏云知此朱鞞非祭服鞞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鞞且祭服之鞞大夫以上謂之鞞士爵弁謂之韎鞞不得稱鞞也又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蔥衡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亦蔽也疏云他服稱鞞祭服稱鞞是異其名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亦名赤鞞則大夫赤鞞色又淺耳總據以上諸文是鄭以黻為蔽膝與鞞帶字並同其制同鞞其色則赤其用則與冕配其名則因祭服而異故曰鞞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案攷工記黑與青謂之黻其在虞書為十二章之末傳以



冠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集解曰史記九子世家集解

子曰麻冕禮也

**注**績麻三十升以為冕詩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是古說相承鄭

所遵用鄭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亦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王鳴盛曰布言升者

所以辨其精麤也鄭注儀禮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為升瑜棻說云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

也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後先生謂曰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

升數必倍於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是也但孔以冕為緇布冠則與冠禮

始加之緇布冠混其實非也攷禮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注延冕

上覆也疏云以三十升之布染之為元覆於冕工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為之以延

覆上延之於板相著為一左氏桓二年傳衡紘紘延注延冠上覆疏云冕以木為

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延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

皆元冕知其色用元也是麻冕亦用緇布而冕之制要與冠異邢疏直以士冠禮之端

氏桓二年傳袞冕黻珽注冕冠也疏云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謂之

冕者冕倪也以其後高前下有倪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

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

裏延紐疏云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遂取彼以釋

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左傳疏凡冕三以此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米

縷繩貫五米玉垂於延前后謂之邃延故玉藻云云是也凌先生曙曰冕之藻旒

有等而麻冕則一顧命王麻冕卿士邦君亦皆麻冕也冕之武冠卷曰武周子首者延前

上說也以黑繒為之旒以采絲繩為藻旒以組為之是皆用絲唯冕則用布白虎通

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為之何女紅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

用皮皮弁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孔子曰麻冕禮也瑜案弁師注說諸侯

卿大夫之冕制云三命之卿縹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

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典命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

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孔子為魯司冠再命之大夫也其冕當縹再就

用玉八藻玉皆朱綠矣

今也純儉釋文純鄭

**注**純當為緇黑繒也詩鄭人士疏釋文

案鄭云云者破純為緇也集解孔曰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鄭不然者周禮媒氏

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疏云緇以糸為形才為聲故誤為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為色士冠禮疏云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才帛之緇則多誤為純禮記玉藻純組緇注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此字誤當作糸旁才疏云鄭讀純為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為緇媒氏云純帛無過伍兩以有帛字故純為緇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以其供蠶絲義分明故讀純為緇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為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為絲昏禮女次純衣注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祭統及士冠禮疏說略同則鄭雖破純為緇亦兼有絲義特申言其色為異耳黑緇即緇帛說文糸部緇帛也故云黑緇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注**臣之於君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

御覽五百四十二

案鄭云云者儀禮燕禮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然成然是臣之於君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也覲禮亦有降階再拜稽首升成拜之文則亦是拜下之禮必知為酬酢授爵時者彼覲禮乃侯氏覲天子之禮孔子大夫於彼文無涉故據燕禮言之也集解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其解拜下大判而言實不如鄭之確何氏棄此取彼謬矣

**毋必**

案鄭注已佚攷儀禮鄉射禮司射猶挾一个注君子不必也疏云案論語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以不必即知故仍教之既夕禮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注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疏云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據此則鄭以不取必於人為義也集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與下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無大區別遜鄭義遠矣

**子畏於匡**

**注**微服而去禮記禮弓疏

案鄭云云者此以匡為宋地取孟子圍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之文作證特已經佚脫文不具耳禮記檀弓疏引此注而釋之云謂身著微服潛行而

去不敢與匡人鬪以媚悅之也是也知義然者莊子秋水篇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衛靈公篇孔注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是匡為宋地也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開封府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遊此城匡人誤圍孔子夫子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其蹟猶存攷漢書地理志陳留郡襄邑師古引圖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溼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又攷左氏傳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此匡即春秋時宋之承匡也在今歸德府睢州境其人為匡簡子見韓詩外傳及說苑雜言篇家語偽書不數其事則孟子所言者是蓋匡人為桓司馬所使然也集解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嘗暴於

匡夫子弟子顏刻

即克字惠棟曰孔子世家云顏刻大雅雲漢云后稷不克變云克當為刻刻識也然則克與刻同家語云顏刻字子驪孔子適衛子驪為僕仲尼弟子列傳無刻名云顏高字子驪疑高即刻也

也瑜蓋古克字作會與高字形近故傳寫誤為高耳

時又與虎俱行後刻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刻又夫

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彼據史記為說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狗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云云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是包所據也如史記之言則匡為衛地漢書儒林傳畏匡尼陳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

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長垣侯國有匡城注陳留志曰孔子因此北征記城周三里左傳僖十五年會杜邱次于匡杜預曰匡在縣西南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晉地

道記曰長垣古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匡城集其地有夫子廟相傳即孔子所厄之地文選曹

大家東征賦歷敘發洛至陳留之路自鞏縣而成皋而滎陽而卷而原武陽武封邱乃入匡郭到長垣蒲城其入匡郭亦以夫子困畏為言是皆遵史記之說以為

衛之匡城也鄭不然者史公博采傳記以成書牴牾不足盡信即此一事其謬略有數端匡人蓋甯武子卒於魯文公時與孔子世不相接今云從者為甯武子臣

其謬一也武子裔孫甯喜以魯襄公二十七年誅所謂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者也雖有疎族亦不過如晉之欒卻胥原降在卓隸安有勢力能脫宣聖於圍其

謬二也且以誤認而圍則知誤之餘圍即應解圍至五日無容不知而頑固遂非必待內大夫之周旋然後釋甲於理不可其謬三也狗焉益急危在呼吸之間而

從者為衛家臣非可預必道途之奔赴介紹之先容旦夕難期緩不及事斯謀之謬類愚者之所僥倖非智者之所設施也其謬四也總此四謬其解圍之由不足

信明矣

王肅偽造家語改為子路彈琴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蓋亦見此解圍不用微服之說者由其素好難鄭故與吳耳彈琴史記索隱引作彈劍又謂傳其說謂夫子再厄匡人亦憑臆妄談不足信也

解圍之由不足信受圍之故庸足信乎曰故鄭依孟子莊子諸書及孔君訓解為說而不從史記也但鄭君以微服而去為脫匡厄則匡人之圍魯由桓司馬而生不因似陽虎而起而韓詩外傳及說苑皆云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牽合二說為一非其實與寰宇記云匡人誤圍夫子亦沿其失至云夫子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則又緣世家入此由彼缺之文而傳會之不足深究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

注大宰是吳太宰嚭也釋文。刑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子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故鄭君定之云是吳太宰嚭也知義然者沈濤曰說苑善語篇載子貢見大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云云是為吳大宰之證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鄆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孔疑為吳宋未分者蓋以列子仲尼篇韓非子說林篇皆有孔子見高太宰之事然與子貢無涉固不若鄭氏之說為有徵耳瑜葉毛奇齡問若疑並疑為陳太宰大宰嚭雖本禮弓要屬臆說至偽宜

疏之言宋太宰華督直不足辨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集解。史記。釋文。

案鄭云牢弟子子牢也者不得其名氏故如此解之既云子牢則子牢是字而得單言牢者子本男子美稱古以配字非義所在故子張稱張子游稱游子淵稱淵子有稱有其類甚多皆單稱一字是子牢得單稱牢也王肅好與鄭違妄造家語其敘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陳鱣曰肅云談者即指鄭氏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為二人肅臆說不足信瑜案王氏以前無以子牢為琴張者故趙岐孟子注云琴張子張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左氏昭二十一年傳琴張疏云賈逵鄭眾皆以為子張即顏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是鄭賈及趙岐皆以琴張為子張即服虔不信鄭賈之說亦不以為子牢也惟杜預注左傳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乃用王說耳王引之曰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本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控控同音空。案云或作控。性則鄭本亦有作空空者故今仍作空空也。

案鄭注已佚據釋文云空空鄭或作控控則空空義與控控同假借用空字耳前篇控控而不信包注云控控誠懇也今本集解脫誠字據文選勸進殿注補攸字善不言鄭注陳鱣宗則氣皆以為鄭彼注誤也是其義也集



解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蓋亦誠慙之意邢疏乃云空空虛心也失其旨矣呂氏春秋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是空空亦為誠慙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注〕兩端本末也

釋文

案鄭云然者釋文引注脫本字攷詩載驅序無禮義故箋云故猶端也疏云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發動本末兩頭也彼蓋以此鄭注疏彼鄭義則注元有本字明矣故今據以補之集解孔曰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唯鄭祇以終始為本末與孔小異餘義當亦同也

河不出圖

案鄭注已佚左傳序引此經疏云鄭元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廣袤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邢疏亦同其說攷此說在中候握河紀篇云帝堯即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文明匪懈比隆伏羲鳳皇巢於阿閣驪林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滋連醴泉出山甘露潤液修壇河洛仲月辛一作甲日昃一作味明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堯沈璧於河白一作赤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止露

吐甲圖而覺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見於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注路史發揮即其義也但中候所載如伏羲黃帝舜禹武王成王皆受河圖非特帝堯此以其文較詳故舉言之耳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鄭注云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書顧命河圖在東序鄭注云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案子非改篇亦云文王受錄圖是聖王受命河皆出圖也易乾坤鑿度曰

仲尼徧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

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是孔子此言所由起也漢書董仲舒傳

云自悲可致此物而身早穢不得致也漢儒志同其說邢謂傷時無明君謀也文選魏武帝短歌行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

天下歸心則河當出圖矣云不出者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河圖揆命篇曰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蓋七十始受河圖此時尚未七十故云然也集解孔曰河圖八卦是也案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此孔說所本但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孔子思致河圖非思致八卦也沈濤曰孔子既云傷不得見又云河圖八卦是也然則孔子不見八卦矣其說認有如此者是孔說難通故鄭易之也河圖之為瑞應詳見易緯堯鑿度今不具載

弁衣裳者

**注**魯讀弁為絕今從古釋文

案鄭云然者絕即冕字說文同部冕大夫以上冠也重文絕云冕或以糸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文選為蕭揚州薦士表注引作絕云絕古冕字周書通王會高天子南而立絕無義露亦作絕是也集解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字作冕與絕同包傳魯論是魯讀弁為絕也弁得讀為絕者說文兒部冕冕也重文弁云或冕字蓋冕絕之正體為冕弁之正體為冕字形與冕似故傳寫謠為冕又轉為絕也志標曰包以字之誤瑜案已注明云大夫之服本是冕字可知忠說非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說文云冕冕也則冕與弁通鄭必從古作弁者弁冕雖通而其制實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鄭注弁師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是弁雖士亦可服冕雖大夫乃可服也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下云雖少不得為大夫是讀為絕義不可通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二十而冠得有弁服故鄭從古作弁也士冠禮注據時有未冠而命為大夫者則作絕似亦可通但偶有之非其帝然故不從也但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注云此與君祭之服刃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鞅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是弁衣裳惟助祭視朔乃得服之而下云必作則是本自安坐助祭視視朔時安得有此蓋此祇謂是著弁衣裳之人非謂是時其人方著弁衣裳也下篇見弁者雖冕必以絕帶如王注冕服云兼服私居服以衰為私居者得之周解為數相見與紳義同非也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所謂成人而與為禮也史記作雖童子必變者蓋因少字而傳會之抑或周未不能如四十始仕之禮如鄭云未冠而命為大夫者則童子亦可為士若單愆期為御士之類言弁

衣裳者如此則自士以上咸包之矣名為弁者士冠禮記周弁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其制則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緌其布三十升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又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是也潤又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爵弁得單稱弁者雜記曰士弁而祭于公云祭于公明是爵弁故知此弁亦謂爵弁也其皮弁則自王以下至士皆有之亦得單稱弁詩會弁如星其弁伊綦是也然但舉爵弁亦得包之矣

如有所立卓爾

**注**卓爾絕望之辭釋文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曰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鄭意略與同也說文匕部卓高也楚辭逢尤注卓遠也漢書淮陽憲王欽傳卓爾非世俗之所知注卓爾高遠貌也詩天作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疏云卓爾為高遠之稱是鄭意亦以為高遠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案鄭注已伏  
大射禮注云孫  
敷也此注義亦  
當同集解誘  
道也意小異

也高遠之至不復可及故云絕望之辭也卓有絕義後漢書班彪傳注卓犖殊絕也文選薦福衡表注卓躒絕異也又卓通作倬左傳卓子史記秦本紀集解作倬子是也文選魏都賦注引廣雅曰倬絕也又通作連史記衛將軍驃騎傳索隱云連與卓同是也文選西都賦後漢書班固傳注並云連躒猶超絕也連又作超廣雅釋詁四云超絕也又卓通作踔漢書孔光傳非有踔絕之能注踔高遠也訓與卓同蓋倬連踔踔並從卓聲故皆通卓而有絕義則卓有絕義明矣故鄭易不可及之訓為絕望之辭也錢坫謂說文釋符止也應即此字者非

子疾病

注病謂疾益困也

左傳桓五年疏

案鄭云然者說文尸部病疾加也是疾益困為病也集解包曰疾甚曰病鄭義同

耳周禮天官疾醫疏引已注為鄭偶誤記耳余謂容以此為述而鄭注案釋文引鄭本從無病字余之誤也

子路使門人為臣

注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集解

案鄭云云者大夫有家臣故孔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其後去魯失位不得有

臣子路欲追存其故更備臣禮以弟子行之故云然也經言使注言欲使者其後

病瘡事不果行故也

且子縱不得大葬

注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禮記王制疏

案鄭云云者此以大夫禮葬釋大葬也知義然者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

不仕死以士禮葬之致仕與廢事不同禮當有異故知然也孔子不用而去雖非

廢事然要非致仕仍當以士禮葬不得以大夫禮葬注釋不得大葬之故故兼言

致仕以明之

韞匱而藏諸

注韞裹也匱匱也釋文

案鄭云韞裹也者後漢書逸民傳文選發江中孤嶼詩注引此經韞字並作蘊蘊

蓋與韞同詩小宛疏引舒瑗云包裹曰蘊是韞為裹也集解馬曰韞藏也鄭不然

者以下言藏諸韞字不宜又訓為藏故易其說為裹也云匱匱也者說文匱部集

解馬注並同是舊說相承如此也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注甯有自銜賈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御覽八

水部注言也言也沽之哉鄭成也  
卷經音辨四  
鄭音故  
案漢石經沽作賈  
也  
鄭廉成音故者蓋亦讀沽為賈字也

案鄭云云者蓋以沽之哉為言不沽也集解包曰沽之哉不銜賁之辭我居而待賁鄭意與之同耳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送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此字元概  
據邢疏補

案鄭云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者邢疏云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歷

元作應形近之  
誤也今改正

聘

諸國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云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是時道衰樂廢者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是也云孔子來還故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者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詩鹿鳴之什疏云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是刊定雅頌正樂

之事也攷鄭注鄉飲酒禮云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先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其後得毛傳見子夏小序亡詩六篇其義具在為詩箋時乃攷其說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雅詩六篇之亡雖如後說而當時在者雜亂誠若前談蓋由雜亂失所故須重釐正也得所不言風者穀梁序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疏云直言雅頌者舉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為師摯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師摯直闕闕之音而已詩之顛倒仍是仲尼改正杜預注左氏云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是也楊疏多存鄭義此亦足以輔翼鄭說者也

未成一簣

**注賁盛土器**

書旅  
焚疏

案鄭云然者說文無賁字賁蓋賁字之或體艸部賁艸器也漢書禮樂志引此經賁作匱匱本訓為匣亦假借字也彼注云匱者織艸為器所呂盛土也訓賁為艸

器則賁即賁明矣云盛土者上云為山下云覆地盛土可知此望文生義也集解包曰賁土籠也說文竹部籠舉土器也義亦通但釋賁為籠則為竹器與賁異物故鄭易其說而渾言器也

繹之為賁

**注**繹陳也釋文

案鄭云繹陳也者此本釋詁文彼邢疏云繹復陳也攷繹之為義說文糸部繹抽絲也方言六云繹理也釋天云繹又祭也蓋本義為抽絲引申為凡抽繹之稱故復陳者皆謂之繹詩賚數時繹思於繹思箋並云陳繹而思行之是亦言復陳也集解馬曰能尋繹行之乃為貴鄭義與同但馬訓不依雅故鄭易之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注**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後漢書李陳龐陳橋傳論注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三軍雖眾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義與鄭同但於輕重之意未能分明故鄭增成其義也

衣敝縕袍

**注**縕絮也釋文曰縕文類聚三十

案鄭云縕絮也者玉藻禮記云纁為繒為袍注云衣也著之異名也纁謂今之新繒縕謂今纁及舊絮也是縕為絮也釋文引注絮字誤作泉盧文昭據藝文類聚及禮注正之云孔曰泉著鄭如與孔同陸又何必引鄭是也集解孔曰縕泉著鄭不然者沈濤曰列子楊朱篇常衣縕廣釋文云縕廣謂分弊麻絮之衣也蓋以絮釋縕以麻釋廣孔以為泉著非是陳鱣曰漢書蒯通傳束縕請火亦以縕為絮故可取火師古以為亂麻是沿孔誤是也

鄉黨第十 凡一章

恂恂如也

**注**恂恂恭順貌也後漢書張湛傳注

案鄭云然者恂通作逡史記孔子世家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云或本作逡漢祝睦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以逡為恂釋言云逡退也退讓是為恭也恂又通作遜漢劉脩碑其于鄉黨遜遜如也以遜為恂遜說文作恂心部云恂順也引書五品不遜恂又通作循上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三國志步騭傳及後漢書李膺傳注

趙壹傳注並作恂恂案趙壹傳云失恂恂善誘之德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宗書聖晉表疏云孔子恂恂

循循致史公嘗從孔安國問故所傳多古文字蓋作循者古論作恂者魯論也又案趙壹傳注云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取此注以釋彼文而陳鱣遂以為鄭本作恂恂恭順貌為鄭彼注不知教誘之下夫子何用恭順况述自弟子

之口其政傲安乃  
公耶亦見其武已

以恂為循

史記游俠傳遠遊有退讓君子之風漢書作循  
恂亦見其武已

詩循漢書注多訓為順又

詩江漢箋使循流而下釋文循本作順循與順通恂又與循通是恂有順義也經

凡言如也者皆形容之詞故曰恂恂恭順貌也集解王曰恂恂溫恭之貌非

便便言唯謹爾

**注**便便辭也雖辭而謹敬

集解○史記  
世家集解○御覽四百六十三

案鄭云便便辭也者便便史記孔子世家作辯辯古便與辯通詩采芣平平左右

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毛傳平平辯治也書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尚

書大傳作辯章平秩東作天傳作稷秩史記作辯便程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

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季氏篇友便佞公羊定四年注引作辯

亦作便  
字也釋文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是便與辯通故知便便為辯也

蹴踏如也

**注**蹴踏敬恭貌

後漢書明  
帝紀注

案鄭云然者集解馬曰蹴踏恭敬貌鄭意與馬同也蹴集韻云或省作跡廣雅釋

訓云跡踏畏敬也蹴一作蹴禮記燕義注為其始入蹴踏釋文本亦作蹴踏孟子

公孫丑篇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趙注蹙然猶蹙踏也是蹴踏為敬恭貌

也

君召使擯

**注**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集解○禮疏○史  
記○世家集解

案鄭云云者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注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

相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車注擯為主國之君所使出

接賓者也是迎賓客者為擯也周禮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其朝位賓主

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諸侯之禮介七人朝位賓主之

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諸侯如諸侯之禮諸子介五人朝

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諸男如諸子之禮注云

介輔已行禮者也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

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疏云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又司儀凡諸公

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如諸公之

儀注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元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

下拜其辱此諸侯相朝用交擯之禮擯介之數與陳擯介之位及迎賓之事也又

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朝位當車前不交擯注此以君命來

聘者也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于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又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注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又司儀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注云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聘禮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注云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此諸侯使卿聘主國用旅擯之禮擯介之數與陳擯介之位及迎賓之事也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司儀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注云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九介雖主公言七介五介亦爾也是交擯傳辭也又三問皆拜旅擯注云旅讀為鴻臚之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此雖據諸公為賓相朝主國使卿積問為言主國迎來聘之卿亦爾也是旅擯不傳辭也聘禮擯者出請事注云於是時賓出次直闈西北面上擯在闈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旅擯法也注又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疏云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下故云亦如之如此三迴為交擯三辭此則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交擯三辭者也此交擯法也所以必須須擯介者聘禮記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其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之數則聘義疏云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是也下文祇言賓鄭兼言賓客者司儀云凡諸公相為賓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是君朝稱賓卿聘稱客也下文揖所與立左右手為交擯傳辭之事是賓可知若諸侯來朝則主君親送下文賓退復命與聘禮上擯送賓合是客可知故鄭兼言賓客以包之也聘卿稱客而下文又言賓者賓客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聘禮於聘卿志稱賓是其證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詩匪風 [注]人偶同位詩匪風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俯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詩匪風

案鄭云人偶同位者大射儀揖以耦注云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

禮每門每曲揖注云以相人偶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

碑揖相人偶是揖為人偶之意也匪風疏謂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而不言所釋何語今據儀禮注

知所附故從從容稱風引之而以為子路為人之言曰注於義無當且不知詩匪風疏云人偶者謂以人

意尊偶之也引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是人偶之說也但儀禮所云皆賓主相

揖之事此云揖所與立則是同在擯中之人故云人偶同位也此同位之人謂上

擯末擯也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孔子為司寇是下大夫當為承擯擯者咸

西面自北而陳至南上擯在承擯之右紹擯在承擯之左是同位也所以必須揖

者交擯傳辭上下皆揖以將之也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左人謂紹

擯右人謂上擯也推手曰揖左右其手言推手向左向右也云一俛一仰衣前後

檐如也者揖雖推手亦必小有俛仰俛則衣前仰則衣後檐如者後漢書劉盆子

傳注云檐帷也衣如檐帷言其整攝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注]復命白君賓已去矣集

案鄭云然者此釋言賓不顧之意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

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即引此經文為證

疏云若然送賓是上擯則卿為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

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同也是其義也

鞠躬如也

案鄭注今佚羣經音辨三云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夫子之執圭鞠窮如

也攷今本聘禮注窮亦作躬惟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出正文作窮云劉音弓本

亦作躬則賈昌朝所云蓋亦當時所見本然也禮注如此則其注論語可知當如

賈訓矣鞠窮一作鞠窮史記魯周公世家鞠窮如畏然集解徐廣曰鞠窮敬畏貌

見三蒼音窮窮一作鞠窮廣雅釋訓鞠窮謹敬貌也曹憲音鞠邱六反鞠邱弓反

蓋鞠窮雙聲與蹴踏同為形容謹敬之貌本無定字故或作鞠窮或作鞠窮也史記

孫列傳贊斯鞠窮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如者皆擬議形容之詞若作斂身解即不得言如包注執圭節云鞠躬者敬慎之

至是亦知鞠躬為鞠窮之假借孫志祖云若作曲身解則當云鞠躬如也方與色

賈訓窮窮人偶之

入公門  
案鄭注已佚禮  
記曲禮疏以此公  
門為路門說詳  
下過位條



勃如也足躡如也句法合矣

立不中門

**注**立行不當棖闕之中央禮疏

案鄭云然者邢疏云中門謂棖闕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闕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  
棖闕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義與鄭同其說是也經言立  
注兼言行者此難言立義亦包行士相見禮立則視足注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  
已疏云行解經立行由立始故以行解之引此經注為證是此以行解立也曲禮  
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注云臣統於君闕門樞疏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臣  
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闕東也則此不中門亦指闕東言也  
行不履闕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闕門限攷曲禮不踐闕注云闕門限也則注此義當與孔  
同

過位

**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禮疏

案鄭云然者曲禮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  
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  
過位色勃如也注云云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  
如彼疏言引上入公門以證卿位在路門之內則以上公門為路門也又引此經  
及注以證門東北面位則以此位為卿之朝位也漢先生曙曰此位為內朝廷中  
**注**燕禮在路卿大夫入門右同北面公揖之卿而西面大夫少仍北面故  
爾雅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田禮下卿位皆是也過位如此解乃與下復其位相  
合是其義也集解包曰過君之空位邢疏云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江永曰  
以為謂治朝揖諸臣之位也朝禮畢君退適路寢聽政故位虛人臣有所白于君  
乃入內朝下臣所謂羣臣之復逆是也由治朝入路門則必過君之位是也鄭不  
然者以過君之空位敬謹乃爾則不當復有所言而下云其言似不足者則非過  
治朝之虛位可知又下文云復其位則必先有其位而後可以言復集解彼孔注  
曰來時所過位是也若如包云過君之空位則下當云復過不可單謂之復且下  
云其位其位即指孔子朝位而言若復過君之虛位則不可更言其是包義難通  
故鄭易其說也錢坫云平叔於此段注皆用孔氏獨過位則用包說不  
知孔注顯與包義不侔平叔據引之誤有如此是也但鄭以為過門東北面之位  
則去君愈近又未升堂而得有言者案士相見禮疏云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

事于庭圖事于堂

此特約舉其義陳禮送引為升堂下鄭注誤也

據彼疏文則此條兼有二義若圖事于堂則過

位而升堂不遠言也若圖事于庭則至位而言事不遠過也上言過位下云其言

蓋互文見義耳知義然者彼疏言圖事于庭此外別無圖事于庭之事故知然也

知圖事亦于庭者左氏成六年傳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是其證也

升堂

案鄭注已佚攷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辯正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正東不疑

之君注云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疏云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

圖事于庭圖事于堂燕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之法也此二云字皆當如言字

又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注云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疏云

亦謂反燕及圖事之法若立賓主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

也彼疏上言升堂之由下言升堂之法蓋亦約鄭義為之也錢坫曰堂路寢堂也凌先生曙曰其高則魯七命堂高七尺階七等是也

錢坫曰堂路寢堂也凌先生曙曰其高則魯七命堂高七尺階七等是也

沒階趨進翼如也

案鄭注已佚士相見禮疏云論語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

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亦約舉鄭義也向時揖處即所謂復

其位也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者所以趨進之義也此疏及史記孔子世家

聘禮注曲禮疏引此文並有進字釋文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其說非是

凌先生曙曰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故出亦必復門右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

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後位進者進于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

故又曰進而不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為衍文未思位及堂塗之所在耳其說是也

又案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云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

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

階趨進翼如也疏云云下階發氣怡焉者即論語云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

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者謂降時再三舉足故又趨進翼如也此疏解注互倒云發

氣舍息者以將授玉屏氣似不息今既授玉降階縱舍其氣怡然和悅也鄭君引

此經以證聘禮則以此經亦為聘使法與下執圭節同矣又賓入門皇升堂讓將

授志趨注云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踳踳如

有循疏云鄉黨論孔子為君聘使法彼足踳踳如有循謂徐趨據入彼國廟門執

玉行步之時以足容重退之在降堂之下與此趨同故為證也彼疏以足踳踳句

為退在降堂之下則是降堂本在執圭以後而為一事與鄭注同也是鄭劉台拱  
曰自入公門已下至私覲愉愉如也一節總記聘問之事後位已上通論聘享時  
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覲分析言之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  
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  
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瑜案以上節次皆與此經同惟將授志趨與此經足踏端向相  
當而記在升堂下故禮疏以足踏端向為退在升堂之下也入門主敬  
升堂主慎玉藻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謂聘客也瑜案聘禮注亦引玉藻此文而  
解之云此賓謂聘卿大夫也足與  
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引論語孔子之升堂云云則亦以為聘問之  
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後其位者後聘賓之位廟門  
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侯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  
主君並行瑜案此亦可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  
揖初入門賓循曲而西面公揖之又曲向堂北面公又揖之故以過位為節而色勃如足  
躡如事彌至容彌感也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  
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聘享每訖即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為下文之  
目後其位所謂出也此足以發明鄭義矣但據士相見禮疏則鄭注此與注聘禮  
異所以不同彼注者或不敢駭俗故此仍常解而存其說於彼或先解論語後乃  
得儀禮未及追改故兩說並存也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端如有循

**[注]**上如揖撥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踏端如有循舉前曳踵行

魯讀下為趨今從古集解。釋文。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  
勝案鄭注已佚由禮  
凡執玉器執輕如  
不克注克勝也說  
引此禮為證故釋  
文勝音升是鄭以  
此如不勝而彼如不  
克也聘禮記執圭  
入門鞠躬焉如恐失  
之疏亦引此鞠躬  
如也及執輕如不克  
為說蓋三文互相  
證明也

案鄭云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敬禮者邢疏云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  
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如邢此言則上如揖即  
聘禮記之升堂讓矣彼注云讓謂舉手平衡也是如揖也下如授與聘禮之下如  
送不同而同皆敬謹之意也云戰色敬也者邢疏云戰栗其顏色敬也是也云足  
踏端如有循舉前曳踵行者禮記玉藻云圓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圓轉也豚  
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又  
執龜玉舉前曳踵踏端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疏云舉前曳踵者踵謂足後跟也  
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踏端如也言舉足狹數踏端如也彼  
踏端釋文作縮縮同耳士相見禮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云備躡踏也疏  
曲禮執玉不趨疏云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若張足疾趨則或蹉  
跌失玉故不趨是也此二者皆執圭行聘時之容記於下如授之下者彼以與上  
對文故先言之而抑此在後補之也云魯讀下為趨今從古者馮登府曰古讀下

如戶與趨同部字故魯讀如此錢坫曰此言執圭上而揖趨而授也古而如通聘禮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升西楹西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記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賓自入門至於階所謂工有三揖既升堂將授志趨即趨而授歟是其說也此趨亦謂徐趨也但上宜指升堂而言聘禮三揖而升升後無揖不可言上而揖又古論上下相對文義瞭然故鄭不從魯讀作趨而從古作下也

享禮有容色

注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集解

案鄭云聘禮聘禮使者受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注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說文高部高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是享為獻也聘禮必聘事畢後云擯者出請賓視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賓出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是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也但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降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類聘亦如之則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為然餘皆不得用圭注兼言圭者概言享禮所用耳珣或鄭意以魯用天子之禮同於王者之後詩音頌享天子亦得用圭故言之也凌先生曙曰攷工記玉人云瑒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據上公言然則魯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享用璧以帛享王后夫人皆琮以錦瑒璧琮皆六寸也是其說也庭實皮則攝之注云言則者或以馬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注云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是庭實或皮或馬也記又曰賓之幣唯馬出皆其餘皆束是皮馬外別有庭實也注不鮮有容色案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氣含戀也下即引此經文為證則鄭以彼發氣為盈容即此有容色也

私覲愉愉如也

注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集解

案鄭云云者聘禮於享禮畢後云賓奉束帛以請覲注云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疏云案郊特牲云為人臣者無外交鄭注

私覲是外交也者彼謂臣為君介而行私覲是外交若特行聘則得私覲非外交也彼上經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也云愉愉顏色和者聘禮記私覲愉愉焉注云容貌和敬疏云上文享時盈容對聘時儀貌戰色顏舒緩此私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是也彼注兼言敬者但愉愉本是和嫌於無敬故明之言其和中仍有敬也但私覲非徒束錦兼有乘馬故聘禮又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是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案鄭注已佚爾雅考「」染謂之緌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黓攷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緌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緌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黓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元色者在緇緌之間其六入者與疏云案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纁若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為緌即此五入為緌是也紺緌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緌飾也史以緌入黑則為元更以元入黑則為緌故鄭云此同色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緌據此則鄭注此緌亦必據五入之文以為亦多黑少之色矣集解孔曰一入曰緌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與爾雅攷工記竝不合邢疏疑其讀緌為緌錢大昕謂今文論語作緌古文作緌先鄭所受論語作緌與孔本異錢坫又據說文無緌字以為許君說古文論語與孔本同故不載緌字若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緌由何氏妄改其字以就今文故參差不合耳

紅紫不以為褻服

注褻衣袍禕也

詩無衣疏

案鄭云然者詩秦風與子同澤袍與子同澤彼箋讀澤為禕云禕褻衣近汚垢周禮天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中絮寢衣袍禕之屬是袍禕同為褻衣也說文衣部釋袴也案毛傳云澤潤澤也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蓋釋字本以受汗澤為義而衣之受汗澤者袴為尤甚故許以袴解之實則近身受汗垢者皆謂之禕非獨袴也經云服注言衣者衣服同耳集解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私居之訓鄭義亦當然也



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詩檜風羔裘變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疏亦引玉藻  
及士冠禮注為說云是朝服衣色元元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  
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  
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  
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又鄭風羔裘變云緇衣羔裘諸  
侯之朝服也疏亦引玉藻士冠禮注及此經為說是緇衣羔裘為諸侯視朝之服  
也孔子大夫言及諸侯朝祭之節君臣皆同服禮記注云諸侯視朝之服亦同示不貳臣唯於喪為異以判尊  
卑下云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故言此以起本也云亦卿大夫祭  
於君之服者此雖言卿大夫義亦關於君也詩召南羔羊疏云司服職云王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亦不別言衾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報青表亦元衣之表然在功  
是君卿大夫士同服羔裘以祭也玉藻諸侯元冕以祭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  
祭於公君臣同服故知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也玉藻疏引此注而釋之云謂  
助君祭朝服而祭也周禮天官司裘疏亦引而釋之云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  
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  
臣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是也羔羊疏云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知者司服云凡田獵并服羔裘  
羔裘所施又不止於朝祭矣云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者禮記玉藻云君子羔裘豹  
飾緇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飾猶裘也其下即引此經為證詩唐風羔裘  
豹祛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羔裘豹袞箋云袞猶祛也又鄭風羔裘豹飾傳云  
豹飾緣以豹皮也疏云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是其說也云羔裘者必  
緇衣為裼者說已具上所以必有裼衣者聘禮注云裘者為溫表之為其裘也是  
也玉藻注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裘也

素衣麋裘

注素衣麋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紵袞絞衣為裼素用緇詩羔羊疏云終南疏云禮記

禮記注云

案鄭云素衣麋裘諸侯視朔羔羊疏云終南疏云禮記注云之服者正服必與裼服同色素衣色白正服亦

宜色白白色之正服唯有皮弁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天子元冕聽朔皮弁以日視

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素衣麋裘為諸侯視朔之服也詩召南羔羊疏引麋聘禮注玉藻注兩引並

作麋疑鄭本作麋而詩禮疏引注並作麋字故今仍之攷說文鹿部麋鹿子麋後

麋獸也則麋為正字假借作麋耳聘禮釋文云麋音迷或作麋同云其臣則青紵

初學子記二十六器物部  
引五經要義曰古者  
著裘於內而以繒衣  
履之乃加以朝服亦  
用繒之證

衰絞衣為褐者玉藻麤裘青紵衰絞衣以褐之鄭所據也彼注云紵胡犬也絞蒼  
黃之色也其下即引此經為證案大事君臣同服臣亦皮弁可知衰用青紵亦是  
君用全其臣下之以衰飾為異但褐衣必與裘同色經云素衣其色與麤裘本同  
而注以絞衣為說者玉藻注疏引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與鄭此義同而不言其  
所以又引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案鄭氏宏通欲調和兩家之說故為  
此解皇氏不得其義遽斥記誤違經背注莫此為甚聘禮褐降立注引玉藻及此  
經文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疏云并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  
與行聘禮皆服麤裘但褐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元誤作朝今正君臣同素衣為褐  
若聘禮主君則用素衣為褐使臣則用絞衣為褐案此注明言視朔時臣用絞衣  
安得如疏所云視朔君臣同素衣乎今以下注素用繒推之蓋純用白布嫌於凶  
服故天子朝諸侯及諸侯朝天子用皮弁服服狐白裘則錦衣為褐諸其天子卿  
大夫同服狐白則素繒衣為褐玉藻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服之又云錦衣  
狐裘諸侯之服也則非諸侯不得服錦衣也諸侯在國視朔用  
皮弁服服麤裘則亦素繒衣為褐變布用帛以為別也其諸侯卿大夫士同服麤  
裘則絞衣為褐雖用布而變白為絞以色為別也若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衣  
亦狐白裘而素衣為褐其聘問出使則亦麤裘而素衣為褐賈疏所言適得其反  
若然則此注下當云聘問時或素衣不言者文不具耳云素用繒者士冠禮疏引此注謂  
誤作繒下云彼上服

黃衣狐裘

案鄭注今佚玉藻狐裘黃衣以褐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下引此經  
為證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  
以休息之下亦引此經為證又詩檜風羔裘注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禮  
記緇衣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據此諸文則注此亦當云臘先祖之服矣  
但臘在大蜡之後大蜡則皮弁素服息民則黃衣狐裘二者不同而緇衣注直謂

是素用繒也但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

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聘禮疏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

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亦同素積以為裳白為臣用白屨也則

皮弁服亦績麻以為布中衣不當用素而用布者唯記所云絞衣為然玉藻君衣

狐白裘錦衣以褐之注云上衣皮弁服與彼之錦衣與此之素衣皆是以帛裏布

不以為嫌者禮窮則變欲別於凶服而君當用純不可服絞衣故或錦或素臣雖

可服絞衣而奉命出使又不可與主國異服故亦或用素也



黃衣狐裘為大蜡之服者蜡臘之事相連故舉蜡以言之郊特牲疏云對文蜡臘有別總其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玉藻不言衰飾之異則君臣蓋同服矣其正服未聞凌先生曙曰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也詩箋謂魯國疏據左氏襄四年傳載之於衰敗戎於用黃衣狐裘及禮衰是黃衣狐裘正服當兼弁服也但韋弁服為兵事非所以息民故知不然然亦見黃衣狐裘不止臘祭矣臘祭所以必黃衣者郊特牲注又云言祭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注**今小卧被周禮玉府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曰今之被也說文衣部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是舊說相承以寢衣為被故鄭從之唯云小卧被為稍異耳被得謂之衣者漢書河間獻王傳稱衣為被服衣既可云被則被亦可名衣也

狐貉之厚以居

**注**在家所以接賓客集解曰詩羔羊疏

案鄭云然者卿大夫朝服以朝諸侯用羔裘元端以視家政亦用羔裘事畢釋服當服深衣不得復羔裘故改服狐貉貉依字當作緡說文旁部貉似睡狐善睡獸下引此經為證其字作緡蓋古論正字魯論假借用貉耳詩豳風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傳引此經為說疏云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是居為在家當服狐貉之裘也必知所以接賓客者接賓客亦居家之一事故指言之見接賓客亦用是裘也但孔子大夫用此狐貉而詩小雅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都人士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禮記緡衣疏上引此詩下引此箋而其中又難為黃衣狐裘句注譯之甚矣以為庶人亦服狐裘七月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以為庶人亦服貉裘案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貉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當服犬羊之裘而亦得服狐貉者都人士疏云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七月疏云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是也

非帷裳必殺之

**注**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左傳昭元年疏曰周禮

七

案鄭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者左氏昭元年傳弁冕端委疏引服虔注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云禮衣無殺則裳可知是其制用正帷幅也朝祭之

服謂冕服弁服朝服元端皆是其服皆上衣下裳不相連裳則前襟用三幅後裾用四幅幅廣二尺二寸每邊各削一寸以為縫其下齊當一丈四尺要中為裳積無數喪服之裳每服三裳積與吉服異錢比解此為三裳積也使其廣得下齊之半是朝祭之服其制正極如帷也云

非惟裳者謂深衣者削其幅縫齊倍要者禮記深衣疏云餘服上衣下裳不相連

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深衣云要縫半下注云要中減一以益

下下宜寬也疏云謂要中之縫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

尺二寸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玉藻云深衣三祛縫齊倍要注云三祛者謂要中

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袂也袂下齊倍要中齊丈四

尺四寸疏云深衣裳幅十有二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

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要中

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

祛謂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是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也削其幅即

經所云殺之也孔疏所云本深衣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為說詳玩鄭注義殊當然案深衣疏引

鄭氏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疏又云

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則非惟裳者不獨深衣注指言深衣者長衣中衣

制度既與深衣同則言深衣而長衣中衣義已包之矣其深衣之制度深衣及玉

藻詳案集解王曰衣必有殺縫唯裳無殺也顛倒經文失其旨矣

羔裘冠不以弔

注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殺梁德三年疏

案鄭云然者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

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記云委貌周道也注云或謂委貌為元

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是元冠為委貌也古者君臣視朝同服士朝服而

冠元冠則諸侯大夫朝視亦然臣統於君言君則臣自見故云諸侯視朝之服也

羔裘必元冠義已見上不解不以弔者注經散佚文不具耳周禮春官司服凡弔

事弁經服注引此經疏云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元冠羔裘朝服

以弔之此鄭義也知義然者禮記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

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

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云於主人變乃

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

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褻衣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

掩其工服若是朋友又加帶素喪大記云吊者襲裘加武帶經注云始死吊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經於武喪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經主人成服之後吊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經是初吊亦用羔裘元冠故知不以吊為既小斂之後也集解孔曰喪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喪皮弁吉服也而純素不以為嫌是素不必喪也始死喪事也而朝服不必遽變是元不必吉也未小斂而朝服裼裘既小斂而襲裘帶經是即以吉服為凶服未嘗異服也孔君之解違失禮意宜鄭所不用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注**朝服皮弁服禮記子問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鄭義與之同也邢疏云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常浦校改作素按裳與常同字辟感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烏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是其說也但皮弁服與朝服之元冠緇布衣異而亦得云朝服者皮弁服本天子視朝之服亦得謂之朝服也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此云吉月正是謂朔卒朔然後服朝服則朔不當遽服朝服故知此朝服為皮弁服也

齊必有明衣布

**注**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為之御覽五百三十一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以布為沐浴衣與鄭義互相備也邢疏云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以布為之是其義也潔清即潔淨古無淨字故多用清周禮天官注凌人注釋文清如字又政反夏官壺涿氏注釋文清才性反又如字才政才性二反是皆讀為淨字也

齊必變食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改常饌亦不詳言其改之故錢坫曰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曰齊必變食案古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殺牲盛饌曰舉朝舉則日中及夕餼其餘矣唯齊日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潔清之義也所謂變食是凌先生曙曰王日一舉

太牢齊則每食一太牢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餒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餒餘焉此鄭義也

不時不食  
後禮  
〔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集解曰禮記  
案鄭云云者凌先生曙曰禮自天子至士一日皆三時食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餒諸侯朝服以食夕祭牢肉互舉之皆朝夕日中三食也是也

不撤薑食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薰釋文作煮云煮香云反本或作革同本今作薰攷士相見禮注古文革作薰疏云鄭注論語作煮義亦通檢鄭見所存注別無煮字意注此亦同孔義字亦作煮但別無可據故未敢遽以孔注為鄭注也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注〕自其家祭肉也出三日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集解曰御覽八百六十三  
案鄭云自其家祭肉也者上經言祭於公知此不言祭所者為祭於家也云出三日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者經言出三日不食之矣是言所以不出三日必當頒賜及饋朋友之意注又申明其說也禮記少儀云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注〕魯讀瓜為必今從古文釋

案鄭云魯讀瓜為必者古瓜字作瓜必字作𠂔字形相近故魯讀瓜為必也攷王充何休俱傳魯論而論衡祭意篇及公羊襄二十九年注引此文皆作瓜不作必者後人據鄭注及何氏集解妄改之也今案祭意篇云人將飲食謙退示有所當先其下引此經為證則其義當作必祭明矣襄二十九年傳云飲食必祝注云祝因祭祀也下引此經為證疏云言雖蔬食菜羹及瓜質薄之物亦必祭其所先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引之者證飲食有祭之義徐氏多主鄭說故不辨後人改必為瓜之非而兼瓜用及必之解然既云必祭其所先又解必祭之義為不忘本又言引證飲食有祭之義以見必祭之證必祝則注義當為必祭又明矣是魯讀瓜為必也南史顧憲之送荆引書論亦作瓜云今從古者集解孔曰采古文孔氏訓解字亦作瓜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三物謂蔬食一菜羹二瓜三也是古論作瓜也鄭云從古則義當與孔同矣所以必從古者禮記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則蔬食菜羹之

食不語葷菜不語異言不語對而不同注曰言而不語對而不同注曰言言已事也為人說曰語則此語言之亦不當加彼注義大雅公劉焉于時言于時語毛傳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鄭所本也

祭本屬宜然非特孔子獨必祭無假言必而玉藻又云瓜祭上環疏云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甕間下環是脫華處也是瓜亦有祭禮不當改讀為必也故從古作瓜也凌先生曙曰祭瓜與祭他食不同又是菜屬故與疏食菜羹連言之陳鱣曰古有此禮惟聖人必齊如耳故祭不言必而齊如言必也從古讀為長其義皆是也

鄉人儺

禮記月令  
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儺魯讀為獻今從古

疏釋文

案鄭云十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者集解孔曰儺驅逐疫鬼鄭義與之同但孔說不詳故增成其義耳知十二月者禮記月令載儺凡有三一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晶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一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疏云難陽氣是君象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一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

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云此難難陰氣者也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于四方之

門疏云言大者以季春惟諸侯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曰大難

是也此云鄉人儺明是季冬大儺可知故云十二月也命方相氏者周禮夏官

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吏隸而時儺以

索室毆疫是也又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儺驅疫云儺魯讀為獻者禮記郊特牲鄉人禘注云禘強鬼

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禘或為獻或為儺是儺與獻通也儺得讀為獻者

惠棟曰獻讀為莎郊特牲注獻說於職酒注云獻讀為莎齊人語齊之誤也又讀為義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大誥作儀周禮辨義師注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說

音義此古音也書洪範無偏無頗邊王之義義與頗為韻唐明皇不解古音始初政頗為政以就義頗其實非也聲近儺是也云今從古者集解采孔氏

訓解其字作儺是古論作儺也所以必從古者正字作儺假借用獻獻字不如儺

字之易明故改從古也

朝服而立於阼階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攷禮記郊特牲鄉人

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云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

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所以朝

服而立於阼階

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經注及注俱不言廟疏兼廟言之者即據集解孔說為說鄭義未必然也陳奐曰雖索室驅疫當於寢不於廟室神神是五祀之神亦在寢不在廟訓解云云顯與禮記意失本全說未古錄禮說其說是也然則鄭君殆存室神為義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釋文拜而受之一本或無而之二字○案注止云拜受則無而之二字者或鄭本也

**注饋遺也拜受敬也曰某未達言不服之意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御覽四百七十八又五百四十二○又

九百八十四

案鄭云云者集解包曰遺今本作饋釋文遺孔唯季反下云本今無此字蓋校者之辭不知傳寫遺作饋也今據釋文正孔子藥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鄭意並與之同但孔義猶未精晰故後增成其義爾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注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集解

案鄭云重人賤畜者釋曰傷人乎不問馬之意也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是也云退朝自君之朝來歸者此明廢為孔子家廢也鹽鐵論刑德篇云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是舊說以廢為公家之廐故鄭辨之云自君之朝來歸來歸而後問則是私家之廐可知釋文云廢夫子家廐也是也知義然者禮記雜記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為其來弔己是廢為孔子家廢也王肅好與鄭違而無以輔其說偽造家語竄改禮文乃云孔子為大司寇國廢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夫廐為家廢斯一鄉皆為救火而來既為己家救火而來斯孔子不得不拜若是國廢則國人之救火乃其常分雖係孔子鄉人而事與孔子無涉突然下拜於分為僭於情為濫豈以孔子至聖而當出此謬妄之說深堪閔笑釋文載王弼云公廢也是又為子雍揚其波者也且以記者之詞入諸孔子之口然則鄉人所弔究屬誰何若廐焚而弔國君未聞古有此禮若廢焚而弔孔子又非事屬私家乖戾情文不詞莫甚釋文載王弼說廢為公廢是又為子雍揚其波者也經文退朝在上而注退居下者欲令重人賤畜就經為釋以省文也

君賜生

**注魯饋生為牲今從古**釋文

案鄭云云者牲字本從生得聲故生亦可通作牲但周禮天官庖人注云始養之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此下云必畜之則非牲可知又禮記燕義注云牲體俎實也

作牲字又嫌與腥無別故從古作生也集解亦作生是同鄭從古也邢疏云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當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蓋猶本魯論牲字為說夫畜以為牲於義自可但方賜之際未可遽以牲稱若謂前已為牲則君無由見賜若云探後為說則是文與實違其說非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嘗食然

集解釋文

案鄭云云者凌先生喟曰凡君與臣正禮食公食大夫禮是也公退于廂不共食其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或君不客之則非禮食二者皆謂之侍食客之者臣得祭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不客之者臣不祭君之客已與不客已見於膳宰之嘗羞不嘗羞膳宰不在則是君客之若有膳宰嘗羞則是非客之故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嘗羞者嘗之前之食若為君若君嘗羞者嘗之前之食若君嘗羞者嘗之前之食若君嘗羞者嘗之前之食若君嘗羞者嘗之前之食若若有嘗羞者注膳宰在也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不祭不嘗羞飯飲而俟士相見禮曰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注食其祭食亦為君嘗食也徧嘗膳注謂庶羞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此謂君與之禮食禮失疏云此即玉藻君客之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注膳宰不在故知君說之疏又曰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與玉藻正同鄉黨此

文與士相見禮文合其為君客之可知但據玉藻則命祭之後乃嘗羞此注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蓋君祭之後乃命臣祭凡獻客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于君祭之時則已先飯不欲當君之客也君祭辨則嘗羞亦辨士相見禮注食其祭食蓋君所祭則食之君命之祭然後祭也玉藻先說祭故進在前耳邢疏以此不言祭為君不客之非也若不客之則膳宰嘗羞當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得先飯矣是其義也君為嘗食然此據釋文本彼以云一本作若為君嘗食然集解有君字者士相見禮注云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疏云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前之食今膳宰不在侍食者自嘗已前食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為君嘗食也彼云示此云若其意一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注〕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

集解口史記說身世家集解

朋友死無所歸曰于於我殯

案鄭注已佚

鄭志劉德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此者迎彼還已館皆

傳柩于何所田瓊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不于西階也此鄭義也云于已館者禮記檀弓云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文與此互相備也以居處言之為賓客以交誼

言之曰朋友各為一事而館而殯之則同故引彼釋此也集解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鄭義亦當然也

見弁者

〔注〕魯讀弁為絕今從古子罕篇釋文

案鄭云云者說見子罕篇

式負版者

〔注〕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世說上之注

案鄭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者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生齒男八月女七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

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司民者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

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注當以民多少又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

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注人數定而九職可知國用乃可制耳孟冬祀司民獻

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是版書民數所謂籍也春官小宰注云

版戶籍圖地圖也司會注云版鄉戶籍圖謂民之地圖皆以版為籍但版與圖俱

對文知此版中兼有圖者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圖之

與版相為表裏若不與版俱登豈當異時獨進特記者省文未及言圖實則圖籍

並有也云負之者賤隸人也者此明孔子馮式之敬由版而起不關負版之人也

集解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鄭與之同但微增成其義耳

迅雷風烈必變

〔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為烈集解

案鄭云云者邢疏云迅雷疾雷為烈此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瑜謂風疾雷為烈者此非以迅烈為互文也蓋謂雷方震時得暴風

揚之聲愈急疾則此風為烈也所以如此解者迅雷風烈非對文與玉藻疾風迅

雷之文異故鄭望文生義為此說也邢疏失之此注亦省文倒解也

車中不內顧

〔注〕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釋文

案鄭云魯讀車中內顧者魯論脫去不字說者亦因而義異魯讀之證凡有三文皆為後人所亂賴釋文存鄭此注得以一一證之一集解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

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轡轂包氏傳魯論不當有不字集解用包說又不當有不

字此不字後人所加也二文選東京賦夫君人者莊纘塞聰車中不內顧薛綜



按班氏世傳魯論與包氏之學同出張為此皆不字疑亦後來傳寫妄增小類不悟僅記文釋之耳

注云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則賦不當有不字善曰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  
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塵不出軌轡以節步引魯論及崔銘以證賦  
之內顧魯論本無不字引證內顧又不當有不字此二不字亦後人所加也崔銘  
與賦均用魯論李與魯論並引當作內顧明矣今作不顧又後人所改也三漢書  
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  
眄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  
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  
引為前視不過衡軓傍視不過軒較夫注已釋不內顧之義以為本論語矣又言  
今論語云云必是記其異文異說若仍有不字何假更言且云今論語者謂今文  
也魯論對古論為今文言今以見有不字者之為古文也今論為魯論則不當有  
不字下又引內顧之訓又則上更不當有不字今論語云有不字亦後人所加也  
猶幸薛顏二注各存一內顧之解未嘗盡加不字得鄭此注以證之尚可知其誤  
耳是魯請車中內顧也云今從古者據曲禮顧不過轂即是不內顧之義經有明  
徵無假曲言前視而不過衡軓又與立視五篇當猶規也謂輪轉之度五規總為十六步半之明文相違是古  
義為長故鄭改從古也集解亦從古作不內顧而注引魯論包氏之說案漢書注  
引內顧之解與包正同則包氏本無不字明甚且內顧為不外視故云前視不過  
衡軓傍視不過軒較謂顧視止在車以內也依漢書注作軒較為是何氏不明古  
魯之異義文雖從古義則用魯知其參錯不合則加不字於包注以掩其迹又欲  
兼賅古說則改較為轂以遷就禮經顧不過轂之文而率臆牽合終無一是無知  
妄作莫甚於此矣曲禮顧不過轂注云為掩在後疏云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其下而引此經為證是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

注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釋文○文選七發注

案鄭云然者說文木部梁水橋也米部梁米名也二字形近義異梁從梁省聲義  
得相借經文假借用梁故以梁粟明之集解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  
故歎之不為梁字作訓蓋因循常解以為橋也人不得時於義亦淺其說皆非也

